

大学艺术素质教育丛书

新派武侠小说研究

郭宪 主编

李玉萍 编著



大学艺术素质教育丛书

新派武侠小说研究

郭宪 主编

李玉萍 编著

地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派武侠小说研究 / 李玉萍编著.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5.10

ISBN 7-116-04630-5

I. 新… II. 李… III. 侠义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370 号

XINPAI WUXIA XIAOSHUO YANJIU

责任编辑: 何蔓 蔡莹

责任校对: 郑淑艳

出版发行: 地质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 100083

咨询电话: (010)82324508 (邮购部); (010)82324580 (编辑室)

网 址: <http://www.gph.com.cn>

电子邮箱: zbs@gph.com.cn

传 真: (010)82310759

印 刷: 北京地大彩印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ISBN 7-116-04630-5/I · 20

(如对本书有建议或意见, 敬请致电本社; 如本书有印装问题, 本社出版处负责调换)

总 序

面向高校理、工、文科大学生，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中心隆重推出系列艺术素质教育丛书（郭宪主编），包括《中国剪纸艺术欣赏与实践》（郭宪编著）、《中国山水画心法技法与实践》（郭宪编著）、《中国书法艺术欣赏与实践》（王鼎编著）、《中国通史与传统艺术》（纪念编著）、《中国民间美术解读》（姜哲编著）、《大学电影艺术欣赏》（阙建华编著）、《新派武侠小说研究》（李玉萍编著）等。这套丛书的内容涵盖广泛，包括传统与现代、大众民间艺术和文人艺术等等。是本校近十年来陆续开设的部分艺术素质教育公选课程，每门课仅需32学时，便可使学生从一无所知变成艺术领域的实践者和思考者；不要轻视这短短30余学时，它可能会使人的一生出现许多令人惊奇的改变。学生感慨地说：“如果不选修这些课程，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还有艺术方面的才能。”可以说，艺术素质教育不仅提高了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也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而文化却应该趋向多元化发展。一百年前，我们生活在充满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剪纸刺绣、雕梁画栋等浪漫的人文艺术氛围中，这是华夏五千年文化的积淀。百年时光荏苒，历经沧桑的我们回首往昔，那些似乎已成为历史。但是，她永远不会消亡，她被封存在我们的民族基因中，只要被开启，就会喷薄而出、重放异彩。

文化与科学不同。科学日新月异，越新越好；而文化则如陈年美酒，历久弥香。有科学知识更要有文化意识。

我们不仅重视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严格的逻辑推理，也重视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力，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博大内涵。故此，爱因斯坦认为：真正的发明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而是自由自在地想像，创造力比知识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与艺术二者合一，才是人类最完美的思维方式。我们所进行的艺术素质教育，不仅仅教一些技能，更注重培养和启发学生的艺术思维能力，增强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理、工、文科大学生这方面的缺憾。

大学生是未来的国家栋梁、第一生产力的代表，继承、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来开启你的传统文化基因，让她春色满园、姹紫嫣红。

让我们更加自信自强，昂首挺胸，做美丽的中国人！

编者

2005年9月10日



李玉萍，生于1975年10月，1994~2001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1998年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专业方向为美学。2001年开始，任教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现为学生工作处德育教研室教师。

目 录

第一章	释 名	1
第一节	新派武侠小说溯源	2
一、	晚清以前的武侠小说	2
二、	民国武侠小说	8
第二节	新旧之辩——新派与旧派的差异研究	13
第三节	论武谈侠	20
一、	论剑	21
二、	论侠	31
第四节	武侠小说的类型学研究	48
一、	仗剑行侠	48
二、	快意恩仇	49
三、	笑傲江湖	51
四、	浪迹天涯	55
第五节	华山论剑——新派武侠小说综述	57
第二章	金庸篇	63
第一节	金庸传奇	64
第二节	金庸小说综述	70
一、	从《书剑恩仇录》到《碧血剑》	70
二、	射雕三部曲	74
三、	1957 ~ 1963 年间的其他作品	81
四、	从《天龙八部》到《鹿鼎记》	86

第三节	金庸小说研究	95
一、	金庸之“武”	95
二、	金庸之“侠”	100
三、	金庸之“情”	103
四、	历史演义与江湖传奇	105
五、	武侠人生	109
第三章	古龙篇	111
第一节	金庸与古龙	112
第二节	古龙和他的江湖	120
一、	朋友·美人·酒——古龙其人	120
二、	古龙的江湖	122
第三节	古龙小说研究	130
一、	古龙之“武”	130
二、	古龙之“侠”	136
三、	古龙之“情”	141
第四章	江湖一览	147
第一节	名士派大家梁羽生	147
第二节	温瑞安传奇	154
第三节	无限的可能性——黄易小说研究	160
第四节	其他武侠名家浏览	165

第五章	武侠文化与影视媒体研究	169
第一节	武侠文化与传统文化	169
第二节	中国武侠与电影	171
第三节	中国电视剧的武侠情结	187
第四节	文字与影像	197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05

第一章 释名

题记

本书的名字是《新派武侠小说研究》，许多人可能就会很好奇，为什么有“新派武侠小说”这样的说法？什么是新派？什么是旧派，到底如何界定呢？

“新派”当然是相对于“旧派”而言的。

关于“旧派”有两种说法。

其一：旧派武侠小说是指民国年间（1911~1949年）的武侠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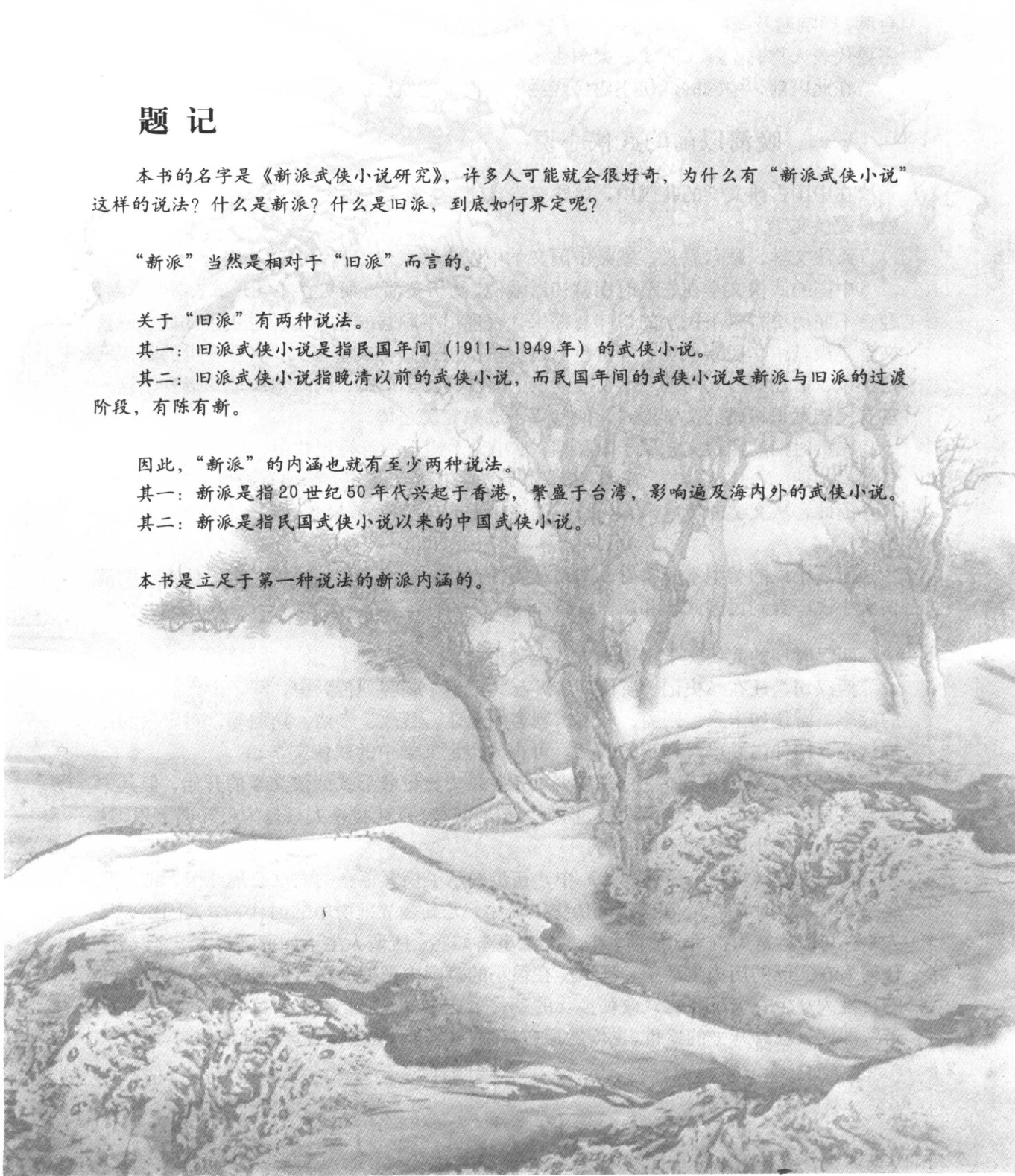
其二：旧派武侠小说指晚清以前的武侠小说，而民国年间的武侠小说是新派与旧派的过渡阶段，有陈有新。

因此，“新派”的内涵也就有至少两种说法。

其一：新派是指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香港，繁盛于台湾，影响遍及海内外的武侠小说。

其二：新派是指民国武侠小说以来的中国武侠小说。

本书是立足于第一种说法的新派内涵的。



第一节 新派武侠小说溯源

所谓新派武侠小说,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源自于香港,以至于风靡香江,繁盛于台湾,影响遍及海内外华人圈中的武侠小说。这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又一次创作繁盛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金庸、古龙、梁羽生、黄易等等。

在此以前,中国的武侠小说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

一、晚清以前的武侠小说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花园中,始终有一枝奇葩,虽历尽生死荣枯,却生生不息,这就是武侠小说。

武侠文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文学中以描写武侠内容为主的一类文学。

中国的武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初露端倪,随历史演进而更换不同形式,常变常新,迎合不同历史背景下民众的口味与需求,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也正因如此,武侠文学是极具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特色与审美价值观的一类文学形式。直至今世的新派武侠小说,借江湖写人间世,不仅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学形式,同时也改造和提升了这一富有民族意识特质的文学形式,使其臻于成熟完美之境。

先秦时期的武侠文学属于酝酿期,零星见于诸子的言行记载中,《列子》所载飞衡与纪昌师徒二人比斗箭技,庄周《盗跖》篇对盗侠予以肯定,都孕有武侠文学的萌芽。

因此,从文学的传承来看,晚清武侠小说的传统应该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开始。

而从小说的类型本身来看,则是从唐传奇始,从唐宋豪侠小说、宋元话本、明清侠义小说一直到民国武侠和新派武侠小说。

两汉时期的武侠文学主要是史传记载形式。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与《史记·刺客列传》中,写了一批游侠刺客的故事。游侠如朱家、剧孟、郭解;刺客如豫让、聂政、专诸、荆坷等,对于侠的伦理规范、精神内涵已有初步的概括,可视为传记文学中的武侠文学。

《史记》之《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是史传记载形式武侠文学的开始,但其中的游侠是重仁义但不一定会武技,而刺客精通武技,以武技杀人只是为报知遇之恩,这与后世的武侠小说是大不相同的。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初步揭示了侠客存在的大众心理原因,即“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尤其是战乱纷争的时代,个人固然要尽人事,与命运奋力抗争,然而,毕竟无法事事如愿,所谓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任何人在实际的历史生活中,都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把握命运。更何况处于弱势群体的百姓大众,在天下兴亡、改朝换代的朝代更迭中,只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即使是歌舞升平的盛世,也依然存在鸡鸣狗盗的不法之徒或贪赃枉法的腐败官员,

因此会时时受到命运的钳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渺小，才会产生“缓急”之下的一种被拯救的愿望。相对于遥远的神仙与佛祖，主持正义、锄强扶弱的侠客更贴近人世间，也更值得期待。

对于侠的伦理规范与基本特征，司马迁也做了精辟的概括：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后世谈侠，也大多依照这些基本特征。

东汉时期，班固作《汉书》，在《游侠传》中记载了游侠的故事。但与司马迁不同的是，他首先将游侠的范围扩大化了，除了平民游侠朱家、剧孟与郭解之外，他将当时的贵族——战国四公子（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孟尝君）的故事也纳入游侠的行列之中；而且班固对游侠的评价是先扬后抑，持贬斥的态度。在《汉书·游侠传》中，班固如此写道：

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他认为，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所以“其罪已不容于诛”。

这与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热切地歌颂这些“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的游侠大异其趣。

为什么在汉代会出现褒贬游侠这样背道而驰的观点呢？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春秋战国时期，侠客是一种现实存在，有勇有谋的侠成为统治者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热切招揽的对象。而到了西汉，大一统的封建统治已经容不下这些不畏强权、以自己的力量主持正义，无视官府存在的侠客势力。于是从汉景帝开始，西汉皇族对游侠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镇压与屠戮。现实侠客要么被赶尽杀绝，要么站在统治者的一边，成为屠戮游侠的帮凶，并借此蜕变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侠由此而元气大伤，并且自此史家不问，退出了正史文化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一种富有魅力与神秘色彩的气质形象，活跃在文人墨客的妙笔生花间，延续于百姓大众的口耳相传中，并逐渐演变成成为今世的武侠小说形式。

在大肆屠戮游侠的汉武帝时期，司马迁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了游侠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甚至赞扬侠客，除了作为史家的公正客观立场之外，也有自伤身世、有激之作的成分。司马迁因在李陵事件中仗义执言而遭宫刑之祸，胸中的愤懑之气也在评判赞扬游侠的字句中稍做舒缓。至于班固因时应世的贬斥游侠之作，确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必然结果。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武侠文学自史传记载形式分为两支，一支是文言体小说，比如志人志怪小说中记载的一些故事就有很强烈的武侠色彩，如《世说新语·周处》中

周处斩杀蛟龙的故事。志怪小说中也有写豪侠的故事，如干宝的《搜神记》中少女李寄计斩大蛇及山中无名客代干将莫邪之子眉间尺复仇的故事，可视为武侠小说的前身。另一支是诗歌，这标志着侠客逐渐由现实性走向一种形象、一种精神品格，代表作如曹植的《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其中的“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透出一股游侠的潇洒之气，末尾的四句“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更是豪气干云，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大才子曹植以他的生花妙笔，将理想化的侠客描绘得令人心向往之，感怀万千，更为这种精神气质深深倾倒。

另一首《结客篇》则在刀光剑影中凸显了具有潇洒气质与神秘色彩的游侠风骨：

结客少年场，抱怨落北芒，
利剑鸣手中，一剑而诗僵。

盛唐时期的唐传奇，成为真正意义上武侠小说的开端。

盛唐之时，侠风很盛，腰悬长剑、潇洒飘逸的侠客形象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尤其流行于上层贵族之间，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墨客也力图做出侠客之态，更不论本就有些武技的人。于是诗歌一支传至盛唐，就有了很多精彩的关于侠的诗篇，如：李白的《侠客行》，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王维的《少年行》等等。其中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对公孙大娘和她弟子李十二娘剑术的描写，是非常生动而传神的：

昔有佳人公孙氏，
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
天地为之久低昂。

王维的《少年行》与李白的《侠客行》更是脍炙人口。

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柳边。

——《少年行》

赵客缟胡纆，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侠客行》

这些以抒情之笔颂扬侠客的诗篇，固然是当时社会风尚的一种表现，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借古之侠士抒发自己的情怀，抒发自己所追求的朝气蓬勃、自由自在的生活与潇洒来去、意气风发的人生境界，这对以后中国的武侠文化有很深的影响。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就曾以李白的《侠客行》为名，创作了一部武侠小说，只不过诗句变成了武功秘籍的载体，主题换成了批判人类理性世界中“所知障”的异化现象而已。侠气诗歌一支，在盛唐虽然繁盛一时，但此后却渐趋渐微，宋、元基本绝迹，明代虽有复苏迹象，但仍然没有大的发展与突破。

不过，唐传奇的兴起，使武侠文学开始成型。

唐代的传奇小说随唐代都市的繁荣和适应市民需要而发展兴盛，文采斐然，情致宛曲，为后世短篇小说开了先河。

唐传奇初期及中期，主要题材是神怪及爱情，其中的一些篇章中，就闪耀着侠的光彩。如《霍小玉传》中热心助人的黄衫客，《柳氏传》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许俊，《无双传》中成人之美、牺牲自己的侠士古押衙等。后期最出色的作品就体现在以豪士

侠客为主人公的小说中。最突出的要数《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红线传》中的“红线盗盒”,还有最具武侠小说模式的《聂隐娘》以及神乎其技、武功惊人的《昆仑奴》。

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是此时期武侠传奇的一篇重要作品,金庸曾对其评论道: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男的是豪杰,女的是美人;有深夜的化装逃亡;有权相的追捕;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有寻仇十年而终于食其心肝的虬髯汉子;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有酒楼上的约会和坊曲小宅中的密谋大事;有大量财富和慷慨的赠送;有神气清朗、顾盼自如的少年英雄;有帝王公卿;有驴子、马匹、匕首和人头;有弈棋和盛筵;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的大战;有兵法的传授(梁守中,1992)……而所有这些内容,在当代武侠小说中都可找到其痕迹,因此金庸认为《虬髯客传》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袁郊《红线传》中“红线盗盒”,消弭战祸,以她高超的武艺,既报答了主人的知遇之恩,又造福于平民百姓,堪称侠义行为的表率。《昆仑奴》中的昆仑磨勒,助崔生与豪门姬妾私相幽会,成全有情人。在被高官追捕时,“……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翺翺,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其人武功卓绝,可见一斑,可为风尘异人的典范。《聂隐娘》则最具有武侠小说的模式,其情节含有“尼姑收徒、深山学剑、服药轻身、击鹰刺虎、诛除奸恶、药水化头、飞行绝迹、深夜行刺、玄功变化、斗智斗力”等武侠小说元素,武侠味道极其浓烈。

唐传奇从神怪、风月谈情到侠客小说,比如聂隐娘、虬髯客、昆仑奴、红线女的故事,侠与武技密切联系起来,但来自不同的世界,“非世人也”,有神秘色彩。本领有剑技、斗法与用药。这些元素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影响深远,比如,民国时期武侠名家还珠楼主的《蜀山》系列中蜀山剑侠仙剑斗法的情节想像;金庸小说《鹿鼎记》中韦小宝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化尸粉”的神奇功用等。

到了宋代,武侠文学的发展又分为三支。一是文言传奇,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之《洪州书生》篇;二是戏剧——元杂剧,主要发挥了唐宋传奇的故事,将这些故事搬上了戏剧舞台;三最主要即宋元话本。

宋元白话小说,渲染打斗过程和行侠过程,最终在元末明初的英雄传奇《水浒传》中发扬光大。此时的侠活跃在民间,在绿林江湖,是世间人。

唐以前的武侠文学,都是文人所撰写的文言小说。到了宋代,市肆繁华,商业发达,出于娱乐市民的需要,以接近口语的白话写作为特征的话本小说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就存在于这些宋人的话本中。宋人罗烨编著的《醉翁谈录》,为话本名目分类,绝大部分的武侠故事就隶属于“朴刀”、“杆棒”两类中。这一类武侠故事以刀棒拳脚为主,属写实的技击型。还有一类的武侠故事,分属“灵怪”与“妖术”类,以比斗法术为主,成为后世神魔剑仙类武侠小说的最早雏形。除白话武侠小说以外,宋代的文言笔记中,仍有类似唐传奇的武侠故事。最典型的要数吴淑《江淮异人录》中的“洪州书生”篇。讲一名书生扶助贫儿,杀了欺压贫儿的恶少。书生锄强扶弱、嫉恶如仇的精神令人钦佩,但一刀砍下了恶少的脑袋,伤人性命就显得有些过分了。

明代武侠文学的表现形式为长、短篇白话小说。

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十分兴盛，以“讲史演义”为主要内容，融“讲史”、“灵怪”、“豪侠”于一炉。其中侧重于“灵怪”方面的，是谓神魔小说；而侧重于“豪侠”方面的，便成为侠义小说。这两类小说的内容都有诛奸去恶、锄强扶弱的元素，属于武侠文学的范围。其中神魔小说在描写武技打斗方面，以飞剑法术为主，是荒诞浪漫型；而侠义小说则以技击搏斗为主，是写实型。中国的武侠小说一直都存有这两种倾向且并行发展。成书于明代，写梁山好汉故事的《水浒传》属于写实型，称得上是早期的长篇武侠小说，也是明代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品。而《封神演义》采用的是荒诞浪漫的写法，写神魔搏斗、飞剑、道术、仙阵、妖法，幻变神异、光怪陆离，为后世的神怪武侠小说开了先河。

此外，明代还出现了白话短篇小说的高峰，即具有武侠内容的拟话本小说。所谓拟话本，就是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短篇白话小说，代表作品有冯梦龙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明言》）与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其中“三言”中侠义题材的作品，如《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等；“二拍”中也有《谢小娥智擒船上盗》、《神偷寄兴一枝梅》等武侠故事。这些作品，上承侠义主题的传统，下开了当时武侠小说传奇的风气。

由唐至明，中国武侠小说在描写武侠打斗的方面，一直有写实与幻想两种倾向，并且平行发展，形成武侠与剑侠两大类。以技击搏斗为主的类型属于写实派，为武侠；而以飞剑法术为主的类型则属荒诞浪漫型，为剑侠。这种分类特征，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民国时期以《蜀山剑侠传》闻名的还珠楼主，极尽幻想之能事，令人观后目眩神驰，为作者惊人的想像力而折服，就属于荒诞浪漫型。而今世黄易的一些武侠作品，融通过去、现在与未来，集神怪、武打、科幻于一体，令人叹为观止，也是荒诞浪漫型的发展，这需要作者有极其丰富的想像力。而写实派武侠小说则如武林名门，底蕴深厚，杰出之士也层出不穷。如民国时期北派五大家中除还珠楼主之外的其余四家，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和朱贞木都属于写实派的武侠小说作家。

清代是武侠小说的一个创作繁盛期，不但承继了以往的武侠小说传统，在题材与类型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清代的侠义小说，往往结合公案故事，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侠义公案小说，这是清代武侠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

这类小说的模式一般是一位清官为民请命办案，一群武艺超凡的江湖侠士辅佐卫护，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匡扶正义。在此过程中，记述江湖侠客、绿林豪杰的争斗故事。最为突出的代表作品是《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等。因为侠义公案小说着意塑造草野豪杰，在描写武侠打斗时非常精彩细腻，所塑造的江湖侠客形象，也十分鲜活传神。如骄傲好胜、武功高强的锦毛鼠白玉堂；沉稳干练、武艺不凡的御猫展昭等，在民间广为流传。

在侠义公案小说中，侠客要借助清官的大旗，以忠君为代价，诛杀贪官污吏来作为主持正义的手段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这显现了侠客在现实社会中的悲惨地位，比如南



侠展昭，施公案中黄天霸的形象。但侠也因此失去了独立的精神品格，更缺少了自由逍遥、潇洒浪漫的精神气质。相比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反而显得更加可爱。不过，站在武侠小说的传承与发展的角度，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官侠形象，是迫于清代思想禁锢极严的社会背景而产生，是为了生存与发展的无奈之举，绝非是武侠小说的堕落，相反是武侠小说适者生存和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除了侠义公案小说这一类型，武侠小说的其他类型在清代也都有所发展与突破。如上承《水浒传》的“忠义侠盗”小说《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以及《绿牡丹全传》等等。其中前三种都是跟风模仿之作，但意识形态方面却与《水浒传》大异其趣，背离了反官府的“侠盗”精神，披上了“忠义”的外衣，倒向庙堂一边，《荡寇志》更是将梁山英雄当成贼寇来写，充分体现了在清代严厉的思想禁锢下，武侠小说创作中对于侠客精神的扭曲程度。

幻想剑仙小说在此期间也有发展。比如《济公传》讲述了滑稽多智的济公和尚惩恶除奸、嘲弄官府豪门的故事，塑造了一位不通武艺但法力无边、游戏人间的怪杰。乾隆年间李百川所作的《绿野仙踪》，写剑侠求仙、除魔卫道、官场黑暗、人情世故，都可列入荒诞浪漫型武侠小说，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回避现实的典型表现。

还有儿女英雄小说，代表作是《侠义风月传》、《儿女英雄传》等等。这些小说，与《红楼梦》相似，“大旨谈情”，但又隐秘地体现了作者对于当时社会与人生的感受，既能娱乐和自娱，又不会被人扣上一顶滋事的大帽子，因此，大为兴盛。其文学成就虽然大大逊色于《红楼梦》，但《儿女英雄传》中女侠十三妹的知名度在百姓间却丝毫不低于“宝二爷”和“林妹妹”。

除此之外，明清大量的文言笔记中，也有不少写武侠内容的。如《大铁椎传》、《毛生》、《剑侠传》、《名捕传》等等。其中所写的豪侠之士，都具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惩恶除奸等传统侠客的美德。

二、民国武侠小说

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盛极一时，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这其中报业的发展与兴旺是武侠小说流行的基础，但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民众的精神需要，在苦难深重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国人通过神奇的侠客传奇或令人扬眉吐气的民族英雄的故事，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替代性的满足。

民国武侠小说根据出版地的南北之别，分为南派与北派。南派中的杰出之士为平江不肖生，其代表作品《江湖奇侠传》风靡一时，写于20年代初，被称为近代武侠小说的先驱。而北派则精英辈出，郑证因、白羽、还珠楼主和王度庐最负盛名。郑证因是武林技击小说的代表，《鹰爪王》是他名声最响的作品；白羽则以《十二金钱镖》闻名；还珠楼主以异想天开、奇幻曲折、变化万千、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与人物著称，极尽神怪荒诞之能事，达到了神魔剑侠小说前所未有的高峰，除《蜀山奇侠传》系列外，还珠楼主还有力作《青城十九侠》，也是幻想超妙之作，为民国时期荒诞浪漫派武侠小

说的杰作；王度庐擅于写情，代表作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宝剑金钗》等，借武林故事写缠绵悱恻的儿女之情，别具特色，被称为悲情王度庐。这些武侠小说家的创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繁盛，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大约在民国十年（1921）以前，中国文坛仍然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天下，武侠小说在这一时期，只不过是点缀而已。而且，在今日赫赫有名的武侠小说，连“武侠小说”这一名词也是刚刚引入的舶来品。据台湾叶洪生先生的考证，在我国古代文献与稗官野史中虽然有“游侠”、“仁侠”、“义侠”、“豪侠”、“勇侠”、“隐侠”、“儒侠”乃至“剑侠”、“盗侠”、“僧侠”、“女侠”等种种名目，但在清末之前，都没有出现“武侠”一词。而武侠成为一个名词，是出自于日本明治时代后期的通俗小说作家押川春浪（1876～1914年）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三部轰动日本以“武侠”为名的小说之中^①。而后辗转由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而当时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的中国作家是民国初期的翻译家兼作家林纾（林琴南），他在1915年12月出版的《小说大观》第三期中，发表了自己的短篇武侠小说《傅眉史》，自此，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名词在中国开始流传。

民国十年以前发表或出版的武侠小说，文言多于白话，短篇多于长篇，基本上仍以“泛唐人传奇”为主流；而清代侠义公案小说虽然渐趋势微，但在民间仍然广为流传，这也是民初武侠白话小说没有能够兴旺发展的重要原因。

20世纪20年代，当时南方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文人、学者以及作家、名流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投入武侠创作的行列，由此而出现民国武侠小说创作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虽然作者众多，但可以称之为大家的，南有向恺然，北有赵焕亭，基本上是“南向北赵”的格局。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创作比较出色的作家，如顾明道的《荒江女侠》，姚民哀的《四海群龙记》，文公直的《碧血丹心》三部曲，姜侠魂、杨尘因的《江湖廿四侠》等等。

向恺然（1890～1957年），湖南平江人，由于上海世界书局登门邀约，而以平江不肖生为笔名撰写武侠小说，一生共撰写武侠十四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江湖奇侠传》（1923年连载于上海《红杂志》周刊）和《近代侠义英雄传》（1923年连载于上海《侦探世界》半月刊），后均由世界书局出版。

《江湖奇侠传》，是以湖南省平江、浏阳两县居民争地斗武为经，以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分别参与助拳为纬，带出无数紧张热闹的故事情节。此书上承明代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以及清初《济公传》的剑侠、神怪等荒诞浪漫派传统，又糅合了清末乡野传奇，成为既有飞剑法宝又有侠客术士的大杂烩武侠小说，渲染奇幻加技击，开武林门户之争。全书通行本有一百五十回，而向恺然实际撰写的有一百一十回，其余的是由赵苕狂及不良书贾续写完成。《江湖奇侠传》后来被当时的上海明星影业公司改编拍摄成电影《火烧红莲寺》，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又依据坊间续本拍摄了共18部，影响极大，这部武侠小说也就成为向恺然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作品。然而，向恺然于同一时期撰写的另一部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无论是笔

^①三部小说分别是《武侠舰队》（1900年），《武侠之日本》（1902年），《东洋武侠团》（1907年）。见于叶洪生所著《论剑》，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